

兒時記趣

瀛苑副刊

先以八股的開場白起始吧。

若要問我孩童時代最鮮明的記憶是什麼，那便是一個人躲在狹窄空間的經驗了。

所謂狹窄空間，舉例來說，像在桌子底下、紙箱中、床底下，或者門扉與牆之間，能被擠壓至僅允許一個小孩容身的空隙皆是。我對於待在這種彷彿連肋骨都感受得到壓迫的小地方很是喜愛，一待就好幾個鐘頭。吸引我流連忘返的，並非被限制的空間，而是被空間限制的視野。

好比在桌底下，我眼界能及之處頂多止於人們走動的大腿，是故大腿以上的部份，就理所當然地犧牲，獻為供我取樂的祭品。與大腿上方血肉相連的，不再是熟悉的父母親的軀幹，而是某未知生物。如果從另一個角度看，可能更清楚吧。將大腿視為根部，約從骨盆處，躍動的血脈筋肉朝天繁衍蔓生，交纏出腹、胸、雙臂、頸與首，一頭活像希臘神話描寫的怪物。說到這，讓我想到著名的成語故事：瞎子摸象。如今我認為，故事裡那群瞎子被取笑的同時，其實正向世人明示了人類想像力量之無窮、之美，卻不自知或不被知。

床底下的空間更為狹窄，想像力掌管的範圍因而呈現反比擴張。我仰躺側著頭，鼻息噴向面前的地板，驚起灰塵。穿著拖鞋的腳由遠至近翩翩而來，在眼前次第昇空，接著床板一沉。有時我會操弄過頭，產生只有一雙腳存在的幻覺。但的確，就樂趣而言，無論是光由雙腳或完整人體，其提供的效果實際上程度相差不遠。至於門扉與牆間的遊戲場則將層次進一步提高。眼睛無法透過門縫自由偵查左右兩方的舉動，相對也給予時間攪局的機會。配合走動發出的聲響，一條水平的時間線，便被建構於橫軸。隨時間座標更替，腦中自行擘畫起動態畫面。而來自聽覺的不可靠情報，連單純的原地踏步都能上演一場懸疑劇。

年歲增長，逐漸不再能以此為樂。我想是出於題材用盡，心底明白肚子裡的故事重複性太高，造成厭倦，便選擇閉口。

前晚在街角，我看見一隻小黃狗瑟縮在紙箱裡，眼神無辜地朝街上凝望。然後想起這件兒時回憶。不知道那隻狗在紙箱中看見了什麼？

對呀，牠看見了什麼？

一股令人興奮的暖流自心頭竄出，傳遍全身。我相信我找到樂趣了。類似，但不同以往的。

於是我隨機綁架了一個男人與一個女人，以膠帶黏住他們嘴巴，分別關在只露出一條縫的木箱中。我發自內心地期待，並開始像小時候一樣想像。

他們會看見什麼呢？